

祖母

■飞鸟

祖母八十多岁了，身体尚好，只是眼睛昏花了，戴上老花镜才敢移步。祖母爱笑，爽朗的笑声像白亮的阳光，也像一只脆甜的梨。多少岁月的沧桑世事的艰辛都被笑声融化了，于是祖母满脸的皱纹绽放出了菊花的形态。

我上小学三年级时跟着祖母，她每天都要接送我，虽然安岗小学离祖母家仅有两百米远。我每次都不让她接送，每次都拗不过她。我一天往返四次，祖母一天往返八次。每次放学，我一走出校门总能看见祖母站在一棵梧桐树下，翘首盼望。我告诉祖母雷雨天不要来接我，要来也千万不要站在大树下。她每次答应，每次都忘。一次雷雨，我在教室里胆战心惊，生怕祖母又站在那棵梧桐树下。放学，我冲出校门，果然看见祖母站在树下望过来，我气得哭了。祖母说站得远了害怕看不见我，又说日本人把炸弹扔到她屋里都没炸死她，她命大着呢，不怕雷。

冬夜寒冷。祖母去卫生室讨了两个空药



出小区大门向北，路西有一棵大榆树，榆树下是临街的院落，前些天，民房被主人拆除了，路边的榆树在刺刺啦啦的电锯声中倒下了，树身被截成了几段躺在废墟上，榆钱很多，不少市民争相捋着榆钱，连树枝都被人捡走了。

看着这倒下的榆树被伐木工抬上车运走，我想起自己在老家榆树下的时光。

春天来了，榆树的枝条渐渐鼓起一个个毛茸茸的褐色骨朵，不多日，簇生着的榆钱渐渐长出来。初中课文中刘绍棠先生的散文《榆钱饭》回忆了吃榆钱饭的事，刘先生笔下描写了那个饥饿的年代。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生的，记忆中那时尚有些温饱之忧，榆钱可以生吃，也可以拌上面粉蒸熟了，晾凉撒盐拌蒜滴小磨香油，确实好吃。

“清明榆不老，谷雨老了榆”，从清明到谷



阳台上的斑鸠窝

■陈希梁

我家住在一幢五层高且紧邻繁华街道的楼房的四层。

说起我家阳台防盗窗中抱窝的斑鸠，还要从两年前一个黎明开始。那天刚蒙蒙亮，有晨练习惯的爱人早已出了家门，赖床的我忽然间听到卧室外有斑鸠在咕咕地叫。我并不在意，心想，或许是斑鸠在阳台上寻找它钟爱的食物吧。

一连几天，我都在同一时间听到那熟悉的叫声，莫非斑鸠是在我家阳台上筑巢？我急忙起身，轻拉窗帘，透过缝隙向外窥视。

小时候常听人们说，我们这一带的斑鸠分两种：一种个头儿稍大、反应不大敏捷、行动稍有迟缓的叫“傻斑儿”，一种个头儿比“傻斑儿”略小，但反应却相当机敏的叫“精斑儿”。

我伸头看去：咦，来了两只！我不由得激动起来。从斑鸠的体型和不停左顾右盼中我认定它们是“精斑儿”。

为确保斑鸠能在阳台上筑巢，我给家人“约法三章”：尽量少拉窗帘，窗户不准打开，不准大声说话……然而，就是这样，第一年也没能留住它们，或许没有相中我家吧。听不到那咕咕声，还真的让我们一家人失落了很长一段时间。